

国际汉藏语研究译丛

境外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文选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Selected Reading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吴福祥 编

目 录

| | |
|----------------------------------|-------------|
| 序 | 吴福祥 1 |
| 中国语法札记 | 周法高 1 |
| 汉语语法的变迁 | 太田辰夫 91 |
| 从 SVO 到 SOV 语序变化的解释 | 李 讷 安珊迪 125 |
| 古汉语句法演变中的韵律制约 | 冯胜利 139 |
| 上古汉语的语序 | 贝罗贝 181 |
| 上古汉语中“于”和“在”作介词的用法 | 罗 端 包华莉 193 |
| 先秦汉语的“之” | 余霭芹 211 |
| 说中古汉语的使成结构 | 魏培泉 275 |
| 现代汉语小词“了”的来源 | 武 果 327 |
| 几个闽语虚词在文献上和方言中出现的年代 | 梅祖麟 357 |
| 江淮官话中的句法变化:地理分布如何揭示扩散的历史 | 张 敏 377 |
| 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新局面 | 梅 广 429 |
| “施受同辞”刍议——《史记》中的“中性动词”和“作格动词” .. | 大西克也 451 |
| “使用”和“使因”:“使用”和汉语一种使成式的产生 | 孙朝奋 481 |
| 汉语使役句表被动的语义发展 | 张丽丽 499 |

古汉语句法演变中的韵律制约*

冯胜利 著 崔四行 译 王丽娟 校

1. 引言

近二十年来,汉语历史句法演变研究主要着眼于语序变化,尤其是汉语是否由 SOV 语转变为 SVO 语,如 Tai (1973)、Li and Thompson (1974)、Mei (1979)、Huang (1978)、Light (1979)、Travis (1984)、Sun and Givon (1985) 以及 Li (1990) 等。本文考察了远古汉语(1000 B. C. 之前)到上古汉语(500 B. C. - 100 A. D.) 的语序演变,认为远古汉语是 SOV 语言,上古汉语演变为 SVO 语言。而且 SOV 到 SVO 的转变是由汉语历史上韵律结构的演变引发的。我们的假设是:韵律制约句法的输出形式,并滤除那些不合韵律的句子。

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早期上古汉语两种 SOV 语序的相关背景,包括否定句([Neg Pro V])中的代词作宾语和疑问句([wh V])中的疑问代词作宾语。第三部分指出不仅这两种 SOV 结构在句法上存在差异,而且他们与现代的 SOV 结构也不尽相同。根据俞敏(1981)的残余说(Remnant Hypothesis),本文认为远古汉语是 SOV 型语言,上古汉语疑问句和否定句中保留的 SOV 语序可以为我们提供证据。第四部分指出 SOV 到 SVO 的语序演变使得重音由动词前移到动词后,由此可以解释一些与韵律有关的句法现象。最后一部分是结语。

* 本文发表于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996 年第 4 期 323 - 371 页;题为:“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ctic Changes in Early Archaic Chinese.”

2. 背 景

早期上古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 这一点已为很多学者所证实 (Dobson 1959, 周法高 1962, 王力 1980 等)。然而与 SVO 式基本语序相比, 存在两种所谓动宾倒置的 SOV 结构: (1) 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 (如 [Neg Pro V]); (2) 疑问句中的特指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 (如 [wh V])。马建忠 (1898) 已明确区分了这两类现象:

“止词后乎外动字者, 常也。惟外动字加弗辞, 或起词为‘莫’‘无’诸泛指代字, 其止词为代字者, 皆先动字。”(《马氏文通》, 实字卷之四)

“询问代字凡在宾次, 必先其所宾, 其不先者仅矣。此不易之例也。”(《马氏文通》, 实字卷之二)

根据马建忠的归纳, 王力 (1980)、周法高 (1962)、俞敏 (1981)、史存直 (1986) 和魏培泉 (1990) 等学者已调查总结了动宾倒置现象出现的条件。尽管对倒置现象的解释不尽相同, 但大多数历史语言学家达成这样一种共识:

(i) 两种 SOV 语序的出现条件:

- a) 否定句中包含代词宾语时宾语必位于动词之前;
- b) 特指疑问代词作宾语必位于动词之前。

(ii) 汉代以前, 特指疑问代词作宾语必须置于动词之前, 汉代以后开始出现特指疑问代词后置的情况。例如:

(1) 汉代以前 (206B. C. 前)

- a. 子何言? 《书·益稷》
- b. 人而无止, 不死何俟? 《诗·相鼠》
- c. 吾谁欺? 欺天乎? 《论语·子罕》

(2) 汉代以后 (206B. C. 后)

- a. ……是独尊何哉? 《论衡·祸虚》
- b. 武帝问: “言何?” 《汉书·酷吏传》

(iii) 汉代以前, 尽管否定句中代词宾语通常前置, 但反例并不罕见:

(3) 动词前

- a. 无我怨。《书·多士》
- b. 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4) 动词后

- a. 尔不许我, 我乃屏壁与圭。《书·金縢》
- b. 有事而不告我。《左·襄 18》

(iv) 除了否定句以外, 代词很少置于动词之前, 名词短语就更少出现在动词之前, 只有几个反例如下:

- (5) a. 民贤有十夫余翼。《书·大诰》
- b. 为天子之诸御, 不爪剪, 不穿耳。《庄子·德充符》
- c. 谚所谓室于怒, 市于色者。《左·昭 19》

(5b) 中位于动词之前的宾语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代词, (5c) 表明 SOV 语序并不限于 VP 结构, 它也会出现在 PP 结构中。

(v) 魏晋(237A. D.) 以后, (1)、(3) 所示的两种 SOV 结构完全消失, 且否定句先于疑问句消失。早期文献告诉我们: [Neg Pro V] 结构的消失始于汉代以前, 而 [wh V] 结构汉代以后才开始消失。

(vi) 虽然 [Neg Pro V] 和 [wh V] 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完全消失, 但宾语前置于动词的现象仍然存在:

- (6) a. 他什么都吃。
- b. 他饭也不吃, 水也不喝。

(6a) 显示疑问代词可置于动词前, (6b) 表明动词的宾语也可以前置。

面对上面的事实, 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是: 首先, 为什么 SVO 语言允许这两种 SOV 结构存在? 其次, 究竟是特指疑问代词和否定代词移

位到动词之前还是句子的底层结构本来如此?若是移位,移位的句法动因是什么?若是基础生成,什么句法原则允许这样生成?再次,为什么这两种 SOV 结构后来在该语言中消失?第四,为什么 [Neg Pro V] 结构的消失早于 [wh V]? 最后,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的 SOV 结构有什么区别?

前两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管辖理论指出,语言的语序取决于中心语-补述语参数(head-complement parameter)的方向。如果是中心语前置(head-initial),那么就不可能是中心语后置(head-final)。一种语言不是中心语前置就是后置,非特殊情况下这两种语序不能同时存在。因此,下面(7)中的两种形式不能在同一种语言的底层短语结构中并存:^①

(7) a. ...V O

b. ...O V

(8) a. I definitely love him.

b. I definitely him hate.

然而上古汉语中 OV 和 VO 两种语序都是合法的,这就要求要么修改参数理论,要么以参数理论所允许的方式来诠释这一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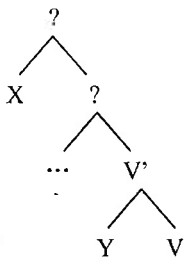
本文首先论证上古汉语中的这两种动宾倒置现象属于不同的句法结构,且现代汉语中的宾语前置与这两种结构在句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上古汉语两种动宾倒置结构间的差异以及古今动宾倒置结构间的差异要求句法分析上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其次,本文认为俞敏(1981)提出的残余说是解释上古汉语中存在动宾倒置现象的最好答案。文章最后指出:为回答上面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考虑韵律的因素。

3. 上古汉语两种不同的 OV 结构

传统的汉语语法研究将上述两种 SOV 结构看作是动宾倒置中的

同一种现象。尽管已有研究发现, [wh V] 结构中的疑问代词和动词之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洪成玉、廖祖桂 1980, 徐福汀 1980), 但却没有指出特指疑问代词和充当宾语的代词究竟出现在什么句法位置上。本文认为, 尽管两种 OV 结构的宾语都位于动词之前, 但它们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位于 VP 之外, 而特指疑问代词作宾语只能处于 VP 之内。也就是说, 在(9)中, X 是否定句代词宾语的标准位置, 而 Y 是特指疑问句中疑问代词的位置:

(9)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句子的谓语只包含两个成分, 即动词和代词宾语或动词和疑问代词宾语(线性序列为 [X V] 或 [Y V]), 那么我们无法区分处于动词前的 X 和 Y 所占据的位置。因为 X 和 Y 都是动词的宾语, 而宾语都处在动词之前, 因此 X 和 Y 的句法位置无法区别。为区分 X 和 Y 的不同句法位置, 我们必须考虑两个因素: X 和 Y 的句法分布; X 和 Y 与其他句法成分共现时的句法分布。X 和 Y 句法位置存在差异的最好例证是 VP 内副词的位置。如下所示, 副词常出现在 [X V] 之间, 却很少出现在 [Y V] 之间。

3.1 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句法位置

我们先来看一下 [Neg Pro V] 结构。根据先秦时期 (200B. C.) 的历史文献, 至少有四种可能的句法结构: [Neg Pro V], [Neg Pro Adv V], [弗 V], [Neg Adv Pro V], 如(10)所示:

(10) 类型一: [Neg Pro V]

a. 无我怨。《书·多士》

b. 若不吾胜。《庄子·齐物论》

c. 不我活兮。《诗·击鼓》

类型二:[Neg Pro Adv V]

a. 越予冲人,不印自恤^②。《尚书·大诰》

b. 我未之前闻也。《礼记·檀弓上》

c. 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

d. 未之敢忘。《左·僖28》

e. 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福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

类型三:[弗 V]

a.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味也。《礼记·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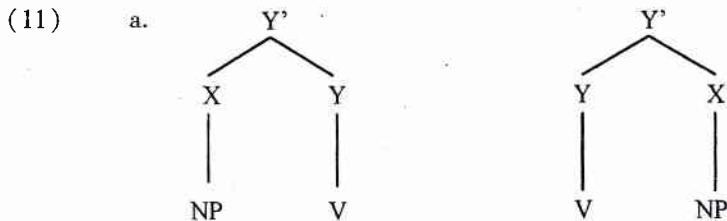
类型四:[Neg Adv Pro V]

a. 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墨子·节葬下》

b. ……而未始吾非也^③。《庄子·徐无鬼》

类型一中的代词出现在动词和否定成分之间。类型二中,动词和代词之间可插入副词,产生[Neg Pro Adv V]的表层语序。类型三中,代词(一般是“之”)和否定成分(“不”)在语音上合并,形成合音形式“弗”(参看丁声树 1993)。类型四中副词出现在否定成分和代词之间,产生表层语序[Neg Adv Pro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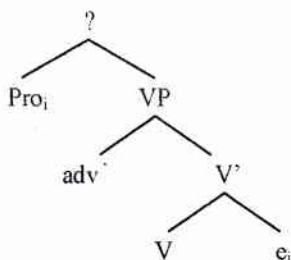
类型一属于最简单的结构[Neg Pro V],这里没有足够的语法信息告诉我们代词是在 VP 之内还是 VP 之外。类型二则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前置的代词宾语必定处于 VP 核心之外。根据 X'理论,补述语(X)在底层结构中必须是其中心语(Y)的姐妹节点。图示如下:



因为宾语是动词的域内论元,它必须处在为动词所直接支配的位

置。根据 X'理论和管辖理论中关于格位指派的邻接性条件,宾语必须占据紧靠动词的位置。中心语前置语言中 VP 的底层结构必然如(11b)所示,中心语后置语言则如(11a)所示。倘若如此,如果宾语不是中心语的姐妹节点,那么,这种结构必定不是基础生成(base-generated)的结构,而是句法运作的结果。因为上古汉语是 SVO 语言,因此(11b)很好地表达了它的底层结构;而且如类型二所示,前置的补足语(代词宾语)和 VP 中心语之间可以插入副词,由此我们可以推论:类型二是表层的派生结构。如(12)所示:

(12)



在这个结构中,代词宾语被上移到高于 V' 中心语的位置,从而致使动词的姐妹节点为空。

下面讨论类型三。曾有学者认为“弗”是“不+之”的合音形式(参看丁声树 1993)。这样分析主要是基于“弗”后面只能出现省略宾语的及物动词,而“不”后只能跟带宾语的及物动词。从语义上看,带“弗”的句子中省略的宾语应当是“之”。如果说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出现在动词之前,那么,“弗”必定是“不之”的合音。在主张“合音说”的学者当中 Huang(1988)认为根据[Neg Pro V]的线性序列可知,导致合音的是“之”的前附而非后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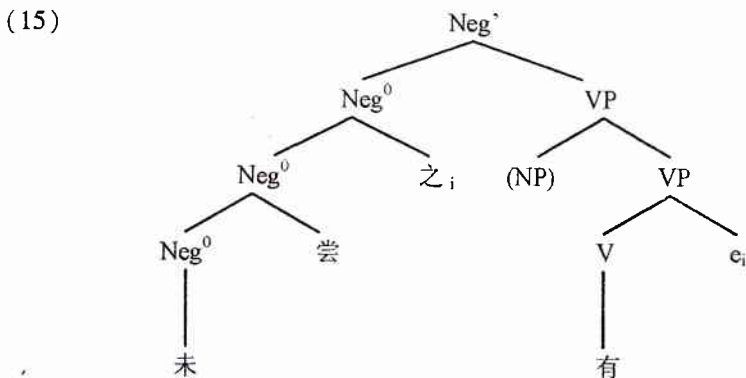
英语中同样存在 want + to > wanna 这样的前附式合音,但(13a)和(13b)形成了对立:

(13) a. I want + to(wanna) win the prize.

b. I want + to (* wanna) flagellate oneself in public to become standard practice in this monastery.

代词宾语在这个结构中 with Neg^0 结合,因此,类型三中的句子能够为代词宾语置于 VP 之外提供更多的证据。

显然,(14)的分析可以涵盖上述类型一、二、三,类型四因为代词与否定词没有邻接而略显复杂。因此本文认为副词“尝”、“始”分别与“未”组合成一个复杂中心语[未尝] $_{Neg}$ 、[未始] $_{Neg}$ (相当于英语中源于 not-ever 的派生形式 never)^⑤。那么,代词贴附在复杂中心语上,形成如下结构:



这样分析的证据在于,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类型四的[Neg Adv Pro V]句都是由复杂核心[$Neg + Adv$]构成的^⑥。若将类型四分析为复杂中心语,我们便可得知上古汉语中的代词宾语成系统地移到动词左边且贴附在 Neg' 中心语之上。

3.2 特指疑问句中宾语的句法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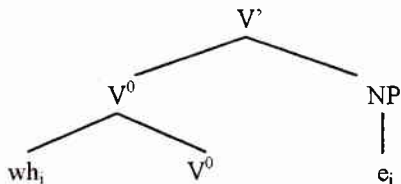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考察特指疑问句的宾语。正如很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特指疑问句宾语和动词之间不能插入任何成分,例如:

(16) “疑问代词作动词或介词的宾语,总是紧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洪成玉 廖祖桂 1980)

“这些宾语虽前置,但它紧靠动词之前,没有拆开的。”(徐福汀 1980)

根据古汉语的邻接性条件及 SVO 语序,特指疑问句宾语的表层位置如下所示:

(17)



特指疑问句宾语移到 V^0 的左边,成为动词复合结构的一部分。移动的动因将在 4.3.1 中介绍。显然在这种结构下,移动的疑问代词宾语永远不可能与动词分离^①。

很多书面材料可以证明特指疑问代词和动词具有不可分离性。考察《尚书》《论语》《孟子》《左传》《史记》等古典文献时,我们发现特指疑问句的宾语总是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上,如:

- (18) a.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荀子·非相》
 b. 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左·闵2》

我们没有发现诸如(19)这样的例子:

- (19) a. *汝何独知?
 b. *汝何知在?

有趣的是,“何”可以出现在如(19a)所示的位置,但这里的“何”大多充当附加语。这是因为“何”具有分析为补足语(“什么”、“哪儿”等)或附加语(“为什么”、“怎么”等)的歧义性。当疑问代词“何”与主要动词之间插入副词时,“何”必须理解为“为什么”或“怎么”,而不是“什么”或“哪儿”。例如:

- (20) a. 吾独何好焉?《左·昭15》
 b. 何独弗欲?《左·襄28》

上面两例有着相同的副词“独”，而(20a)中的“何”只能理解为“什么”，(20b)中只能理解为“为什么”(参看何乐士 1988)。这种限制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假设：疑问代词必须与 V^0 邻接。充当修饰语的特指疑问代词如“为什么”、“怎么”在底层结构中可置于 VP 之外，因此不需要和动词相邻。

另一个例证来自汉语史上后来出现的词汇复合结构，如(21)所示：

(21) a. 何以知其然？《韩非子·备内 17》

b. 女儿何以对这个大海龟如此感兴趣？（张抗抗《海龟》）

(21a)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表层结构“何以”理论上说来源于(17)中的句法运作。现代汉语里“何以”是一个独立的复合结构，意为“为什么”，如(21b)所示。现代汉语中还有其他的类似复合结构如“何在”（“哪儿”），“何为”（“什么意思”），“何如”（“怎么样”）等^⑧。正如 Huang(1984), Feng(1994)等很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复合词是由短语固化形成的。因为“何以”已经成为复合词，“何”、“以”两个成分必须先形成一个最小短语。疑问代词宾语的句法移位导致复合词形成的事实表明，特指疑问代词移入的位置与动词构成一个直接成分。这样，疑问代词宾语就无法和动词分离，从而为疑问词和动词的固化以及形成复合词提供了必要条件（参看 Feng(1995)）。

总而言之，所谓的动宾倒置之间的内部差异实际上是句法差异。上古汉语代词宾语的附加移位出现在 Neg' 之下，而特指疑问代词作宾语必须移位到 V' 之下。我们将在第四部分看到，这种句法差异将成系统地表现在语言的句法和韵律演变中。

3.3 古今宾语倒置

因为上古汉语的典型语序是 SVO，王力(1980)、俞敏(1981)等语言学家对一些例外的 SOV 结构作出了解释。他们认为这些 SOV 结构是远古汉语 SOV 到上古汉语 SVO 语序演变的残留。本文采用“残余

说”是因为裘锡圭(1979)指出:商代甲骨文(公元前14-前11世纪)和西周金文(约公元前11世纪)中出现的代词“是”都出现在动词前,并不要求否定的语境。例如:

- (22) a. 子孙是保。《陈逆簋》
 b. 是用寿老。《毛公鼎》

其次,上古汉语早期还有倒置的 NP-P 结构:

- (23) 野于饮食。《墨子·非乐上》

基于上述事实,我认为“残余说”能够较好地解释这批 SOV 现象,因此也就得出远古汉语是 SOV 语言的结论。

然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有动宾倒置现象,它们是相同的吗?当然,古今汉语中有一些倒置是相同的,例如(“AC”代表上古汉语,“MnC”代表现代汉语):

- (24) a. AC: 其子而食之,且谁不食?《韩非子·说林上》
 MnC: 请你告诉我,我们哪儿不可以去?
 b. AC: 将何能保?《左·文15》
 MnC: 在你看来,我们谁/什么样的人可以保护呢?

(24a)显示,古今汉语的特指疑问代词都能出现在否定词“不”之前;(24b)说明古今汉语的特指疑问代词都可以直接放在助动词之前,但请看(25):

- (25) AC: a. 吾谁欺?《论语·子罕》
 MnC: a. *我谁欺骗?
 b. *请你告诉我,我们哪儿去?
 c. *在你看来,我们谁保护呢?

(25)表明[wh V]结构只存在于古代汉语中,现代汉语中没有。鉴

于(24)和(25)的对立,本文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句法结构,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25)中的句子在古代汉语中可以成立而现代汉语却不能接受。(24)和(25)的结构差异在于移位后是否在(最低的)VP辖域之内:如果如(24)所示疑问词前置在VP辖域之外,那么古今汉语中都是成立的;如果如(25)所示它前移到V'之下,则只能在古代汉语中成立。问题是为什么现代汉语中的特指疑问词只能出现在VP之外而非VP之内,以及古代汉语的疑问代词是如何移到V'下的动词之前的。事实上,宾语前置到VP之外的位置在现代(以及古代)汉语中是一种常见的句法操作。例如,宾语的主题化(即移位到VP之前)在汉语史上是很普遍的(参看6(b))。然而,现代汉语V'之下绝不允许这种主题化。因此,(25)中的句子必然是由一种区别于(24)的独立的句法运作生成的。我们将在文章第四部分看到,古汉语中(25)的生成是韵律促发的结果。这种运作以及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在现代汉语中都消失了。如果这两种运作在现代汉语中完全丢失了的话,那么从句法上来说,(24)中给出现代汉语SOV结构与(25)中上古汉语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本文同意“残余说”并认为远古汉语是SOV语言。然而,在上古汉语中,尽管OV是SOV语言的残留形式,然而,早期上古汉语的SVO系统必将阻止这种残留形式保留其OV底层结构。“残余说”就这点而言是对的,即OV曾是一种底层语序,因此早期上古汉语的OV语序反映了远古汉语的早期语法。然而,当语言的底层语序从SOV变为SVO时,残留的OV结构需要在新的SVO语言系统里重新分析^⑨。也就是说,为了保留旧的OV结构,该语言必须提供一种为新的SVO语法所允许的解释,旧的OV形式必定被认为是新语法中新的句法运作的结果。因此,尽管上古汉语中存在OV结构,它们却并非底层结构。由此可知,所有的[Neg Pro V]和[wh V]结构都是由底层的SVO结构派生的。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当语序发生变化,该语言有两种选择:一、新形式取代旧形式;二、保留旧形式但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这可以从罗曼语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跨语言的证据。众所周知,拉丁语是SOV语言,而从拉丁语发展而来的法语是SVO语言。然而我们发现现代法语中的代词宾语可以出现在动词之前。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亦是如此。显然,现代罗曼语中的前置宾语是SOV到SVO演变的残留,而

且现代语言中的 OV 语序必须在 SVO 语言系统中得到重新分析。与罗曼语言相似,上古汉语中残留的[Neg Pro V]形式为远古汉语是 SOV 语言提供了(间接)证据。然而,我们并不会因为现代法语保留了某些 OV 结构就说它是 SOV 语言,古汉语同样如此,残留的 OV 形式不会导致我们将这种语言的底层结构归为 SOV。这也表明,只要该语言系统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分析,[Neg Pro V]形式就可以存在。因为[Neg Pro V]曾合音为“弗”(“不+之”),新的语言系统不能简单地把“弗”置于动词之后:[弗 V] > * [V 弗],因此必须寻求对[弗 V]和[Neg Pro V]的重新分析。因此,[Neg Pro V]的贴附移位过程是为了保留原有语序而重新分析的结果。同理,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那样,[wh V]通过焦点移位也保留了下来。最终,[Neg Pro V]和[wh V]都通过 SVO 系统所允许的移位得到了解释。

4. 句法演变和重音转化

由上可知,除了“残余说”提供的证据之外,动词前疑问宾语的存在以及代词宾语向否定成分的贴附式移位都可以为远古汉语是 SOV 语这一假设提供独立证据。倘若如此,动词前的宾语便是早期语言的残留。然而,“残余说”没有解释:为什么语言从 SOV 演变为 SVO 时只有[Neg Pro V]和[wh V]两种结构保留下来? 什么句法运作允许它们和正常的 SVO 语序共存。而且正如文献所示,这一假设也没有回答为什么宾语后置的先后顺序如下(“>”代表“早于”):

(26) 名词短语 > 代名词 > 否定代词 > 特指疑问代词

很显然,“残余说”没有回答决定演变顺序的因素,但是先变和后变必定是有原因的。这里,本文提出关于[Neg Pro V]和[wh V]的两种不同的句法运作,并指出是韵律决定着宾语后置的演变顺序。

4.1 语序变化和重音转化

首先,本文将采用 Liberman 和 Prince(1977)提出的“核心重音原

则”(Nuclear Stress Rule,简称NSR),并指出这一原则可以作为SVO语言重音指派的普遍原则。

(27) 核心重音原则(Liberman and Prince(1977))

对于[A B_c]结构而言:

如果C是短语范畴,则B重。

比较SVO语和SOV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更具普遍性的原则(上述成分在此置于箭头右边,代表重音指派的目标):

(28) 普通重音原则(Normal Stress Principle,简称NSP)

$VP \rightarrow \{v, YP\}$

根据补述语-中心语方向参数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取值,上述公式将为SVO语和SOV语生成合法的韵律结构,如下所示(可参看Duanmu(1991)和Cinque(1993)):

(29) 中心语前置 $VP \rightarrow v \text{ XP}$ (英语、汉语)

中心语后置 $VP \rightarrow \text{XP } v$ (德语、日语)

显而易见,根据普通重音原则,如果远古汉语是SOV语言,普通重音落在动词左边。若汉语从SOV语言演变为SVO语言,重音也会从动词左边移到动词右边。因此,SOV语到SVO语的句法演变过程伴随着重音的演变。

如果承认语序演变伴随着重音位置的转移,名词短语和代词在演变中呈现不同情况就不足为怪了:代词在韵律上比名词要轻。

4.2 代词宾语

4.2.1 来自轻读代词的例证

下面的合音现象说明代词在古汉语中属于韵律轻读成分。

- (30) 于是 > 焉
 之乎 > 诸
 不之 > 弗

上古汉语“焉”是介词与代词的合音、“诸”是“之乎”的合音,这一点已为学界普遍接受(Kennedy 1940, 王力 1980 等)。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述,“弗”是“不之”的合音。从语音上来说,“是”、“之”为了和其他成分粘合,它们必须经过语音简化。因此,与现代汉语一样,合音结构中的代词在上古汉语中必须是韵律轻读成分。

- (31) 心乎爱矣 《诗·小雅·隙桑》
 遐不谓矣
 心中藏之
 何日忘之

前两句的重音在“爱”和“谓”上^⑩,后两句的重音在“藏”和“忘”上。可见重音并不落在语气词“矣”和代词“之”上。这表明代词和语气词一样是轻读成分,因此在诗歌中不能承担重音(故意押“之”者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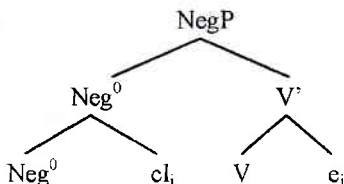
4.2.2 代词宾语后置的演变顺序

假如上古汉语中的代词是轻读成分,那么,汉语从 SOV 转变到 SVO 时代词的后置就要比名词短语晚一些。这是因为,与代词相比,只有名词短语可以在非对比句中承担重音。假如重音移到动词右边,名词短语(而非代词)会出现在动词之后以满足韵律要求。换言之,韵律结构的“右重”原则要求携带重音者出现在新的重音位置上。因为名词短语(而非代词)是重音携带者,因此在韵律促发之下所有充当宾语的名词短语都置于动词之后,而代词与这一句法演变无关。这就解释了在早期上古汉语中,为什么名词短语移到动词右边,而代词仍保留在动词之前。

然而为什么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后置晚于肯定句呢?贴附运作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代词宾语通过贴附式移位与否定成分粘合,如下所示

(‘cl’代表贴附位置):

(32)



在SVO演变发生之前,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贴附移位 (clitic movement) 是一种常见的句法运作。这样一来,否定句中代词宾语的后置晚于肯定句也就合情合理了。

4.3 充当宾语的特指疑问代词

现在我们来看疑问代词宾语。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特指疑问代词为什么移到动词左边,为什么疑问代词在动词之前的时间长于代词宾语([wh V]结构一直保留到汉代)。对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动词前的疑问代词宾语源于焦点移位^⑩。而正如我下面将要提及的那样,动词前特指疑问词保留时间长于代词宾语归因于[wh V]本身的韵律结构。

4.3.1 特指疑问词——焦点

Rochemont(1986)认为,焦点可以细分为以下四个范畴:以“仅仅”、“甚至”等为标记的词汇焦点 (lexical focus);像“是约翰喜欢语言学”这样的结构焦点 (structural focal construction) (粗体字代表焦点重音);广域焦点 (wide scope focus) 如 (33b) 所示:

(33) a: 怎么回事?

b: 约翰给了他一本书。

最后是狭域焦点 (narrow scope focus), 如(34)和(35)所示:

(34) a: 谁买了那本书?

b: 教授买了那本书。

(35) a: 教授给了谁那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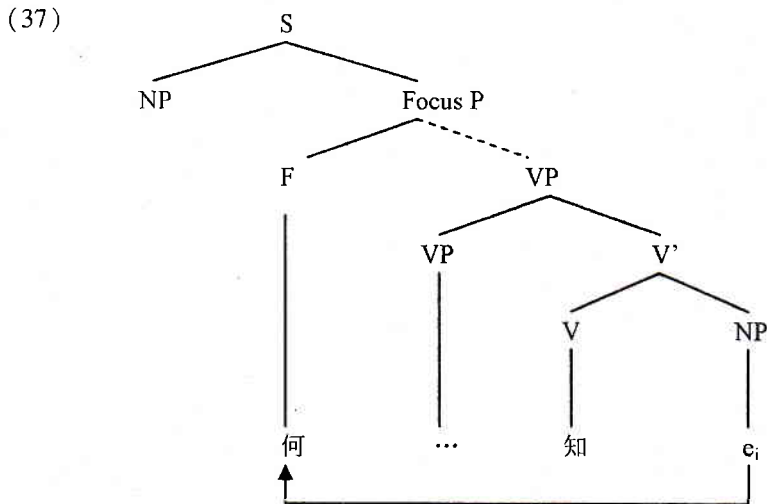
b: 教授把那本书给了玛丽。

Rochemont(1986)、Ladd(1980) 认为问答句的焦点不同于其他焦点结构。正如 Rochemont(1986) 指出的那样: 问句中的特指疑问词经常充当焦点, 因此答句中与疑问词对应的成分自然也就成为焦点。例如:

- (36) a: 你喜欢谁?
 a': 我喜欢张三。
 b: 谁喜欢他?
 b': 张三喜欢他。

问答句中焦点的性质不同于其他焦点类型, 尤其不同于一般陈述句中的广域焦点。

如果说问答句是一种特殊的焦点结构, 那么根据话语分析疑问代词宾语的左移可以看作是一种焦点移位, 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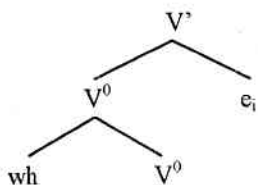


Focus P 位于 VP 左侧、代表焦点位置上的焦点短语, 疑问词为实现焦点功能而移到那个位置上。

4.3.2 特指疑问词——附着性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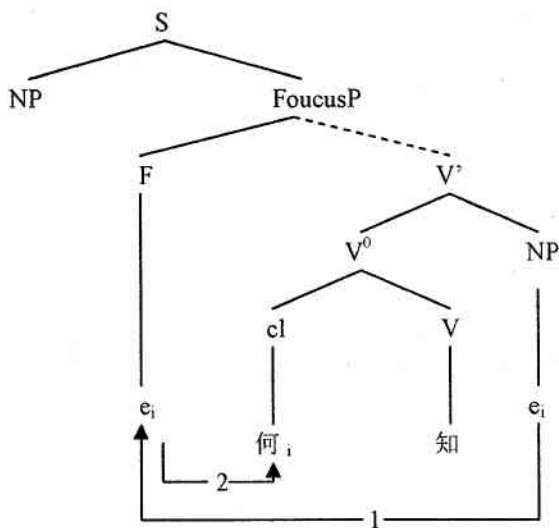
如上所示,特指疑问词绝不能与动词分离。为了从结构上看清它的句法性质,本文提出疑问词宾语必须在 V' 之下与 V 相连。

(38)



正如前面假定的那样,如果[wh V]是焦点移位功能促发的结果,且如例 3.2 所证实的那样疑问代词宾语必须出现在 V' 内部,那么,关于疑问代词宾语句法运作的自然结论应当是:疑问代词宾语首先移动到 VP 之上的焦点位置,然后贴附在动词之上,如下所示:

(39)



V⁰ 之下疑问代词宾语位置可分析为附着位,[wh V]组成一个[附着语 + V]的复杂动词。倘若如此,假如 VP 包含不止一个动词(如 [Aux V]_{VP}、[Neg V]_{VP}、[Neg Aux V]_{VP} 等),那么就不可能发生疑问词和动词的贴附。只有当 VP 是单个动词时才会发生疑问词的贴附。^⑩虽然移位必须具备独立的动因,但句法上没有理由阻止这种贴附移位。

事实上,疑问词之所以要贴附在动词之上,可能有两种原因。首先,正如 4.2.4 中所示,古代汉语中的疑问词是韵律上的轻读成分。其次,韵律上的音步构成要求两个单音节组合为一个双音节单位(同样参看 4.2.4)。换言之,因为古汉语疑问词和动词均为单音节,当疑问词与动词邻接时便被迫在句末形成一个双音节音步。而且,由于疑问词是轻读成分,动词在韵律上占据较重的位置(句子中最右边的成分),因此疑问词在音步内部贴附到韵律核心上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如此,贴附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同一个重音范域之内,轻读成分总是贴附在凸现成分之上。因此,即使充当宾语的疑问词通过焦点移位移到 VP 上面的焦点位置,它们仍然必须贴附到动词之上,组成一个“贴附成分 + 动词”的复杂形式。

如果是这样的话,[wh V]的不可分割性便是韵律促发的疑问词宾语向动词贴附的结果。这样分析意味着:假如没有韵律的促发作用(如单音节疑问词宾语和单音节动词邻接),贴附就没有动因。如果没有贴附移位,疑问宾语则仍处于 VP 之外的焦点位置。事实正是如此,例证如下:^⑬

- (40) a. 且谁不食?《韩非子·说林上》
 b. 将何能保?《左传·文公十五年》

因为否定词或助动词能够与动词构成一个独立音步,所以不会要求疑问词向动词贴附。因此,疑问宾语可贴附到别的成分上。正如 3.3 论证的那样,(40)中的[wh Aux/Neg V]与[wh V]的结构完全不同。根据(39)所示结构图和注释(12),以及疑问宾语向动词贴附的韵律动因,[wh Aux/Neg V]与[wh V]的区别可以表述如下:古代汉语中这两种结构都源于焦点移位。所有的疑问宾语都移到 VP 左边的焦点位置上。如果否定词或助动词阻止了疑问宾语向动词的贴附,那么就会出现(40)那样的例句。反之,如果疑问宾语和动词邻接,则一定会发生贴附,产生[wh V]结构。据此,[wh Aux/Neg V]与[wh V]的区别归于韵律因素:即贴附与否一决于韵律,同时也说明[wh V]结构在古汉语中是非法的,现代汉语中亦是如此。古汉语中所谓的[wh V]结构实际

上是疑问宾语向动词贴附后形成的复杂结构。

这种分析进而说明,尽管疑问词是焦点成分,但焦点成分并不一定就承载重音。在像英语这样的语言中,疑问焦点并不承担重音,如:

(41) What do you KNOW?

疑问词‘what’并不携带疑问焦点重音。英语中的例子为古汉语中的非重音疑问词分析提供了证据。值得注意的是,疑问词不携带重音,焦点重音落在动词上,如(41)所示。古汉语中的特指疑问句可能也是如此。古代汉语中疑问词虽然是焦点成分,但作为轻读成分它们并不携带重音。因此跟英语一样,古汉语这种结构的重音并非落在疑问代词上,而是由动词承担。然而,单音节形式(这里指单音节动词)本身不能实现重音[参看冯(1995)],因此疑问词并入动词,这样焦点凸显可以在[Clitic + V]的复杂结构(如形成双音节单位的[wh V])上得到实现。这也说明疑问词向动词的贴附源于动词实现焦点重音的需求。

然而,为什么汉代以后以至于现代汉语不再允许这种贴附?原因可能是:语序由[wh V]变为[V wh]以后疑问词重读,而贴附不适用于重读成分。也就是说,正如英语那样,语序由[wh V]变为[V wh]之前疑问词轻读[参看(41)],而跟现代汉语一样,次序改变以后疑问词成为重读成分[参看(36)]。双音节疑问词仅见于[wh V]向[V wh]转变的过程中,这足以说明疑问词的韵律性质发生了变化(参看4.4.3):即只有在变化完成之后才出现韵律上较重的疑问成分。而且,在新结构[V wh]中,为了满足(28)中所述的核心重音原则,疑问词必须承担重音。从(36)也可看出:现代汉语中的疑问宾语无论音节单双往往都承担重音。^④如果一种语言中的疑问词变为(词汇性)重读成分,那么就不会发生贴附了。如果[wh V]结构中不再允许疑问宾语贴附到动词之上,那么[wh V]结构就是非法的,因为语言中不允许生成[wh V]这样的表层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贴附消失后,疑问词宾语必须置于VP之外。因此,动词前的否定词或助动词应运而生,正如我们在汉语普通话中看到的那样:

- (42) a. *告诉我,我们哪儿去?
 b. 告诉我,我们到底哪儿不能去?
 c. 告诉我,我们究竟哪些地方可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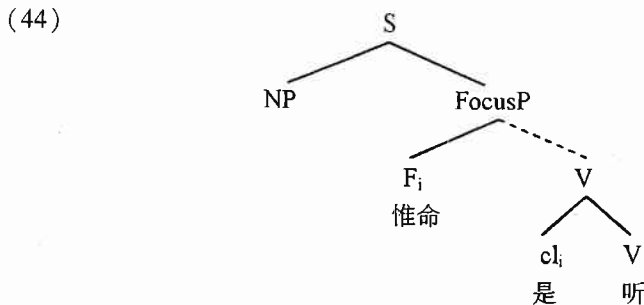
在(42a)中,句末 VP 由[wh V]结构组成,因此必然不合法。在(42b-c)中,因为疑问词宾语置于最低的 VP 之外,因此它们都合乎语法。

4.3.3 焦点移位的语法证据

关于疑问词宾语的左向焦点移位分析,可以从其他焦点移位中相似的句法运作如双音式贴附中找到证据,如下所示:

- (43) a. 惟余马首是瞻。《左传·襄公十四年》
 b. 将惟命是听。《左传·昭公十二年》

上述句子都是 SOV 结构的残留形式,过去一直被看作是结构焦点句式。我们应当根据双音式贴附分析这些句子的结构,如下所示:



注意,这两个成分同指且出现在动词左边。这两个同指成分给句法分析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余马首”和“是”占据两个句法位置,但同时充当动词的补足语。^⑤我认为同西班牙语一样,“两个位置充当同一补足语”的特殊情况可以通过双音式贴附来解释。^⑥也就是说,“余马首”占据焦点位置而“是”贴附在动词上。显然,正是双音式贴附运作允许代词“是”与名词短语“余马首”同指,且代词和名词短语同时充当动词的补足语。除此之外,焦点位置使得名词短语“余马首”合法出现在动词

左边。如果分析正确的话,(44)中的结构便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即动词左边一定存在焦点位置,同时也印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即动词前弱读宾语(如代词)一定会与动词发生贴附。(44)的分析与其他语言中双音式贴附的解释也是一致的,否则代词宾语“是”就没有相应的句法位置。

下面的疑问焦点移位将为我们的分析提供更多证据:

(45)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这里,疑问短语“何罪”仍然占据焦点位置,因为重读形式(如双音节疑问短语“何罪”)不能与动词发生贴附。相反,弱读形式“之”贴附到动词之上以填补动词左边的韵律上较轻的位置。^⑦(45)和(44)的结构是平行的,且(45)表明疑问焦点移位也可导致双音式贴附结构。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自然可以假设:像轻读的代词这样的单音节疑问宾语,如(44)所示同样可以贴附到动词之上,因为存在一个合法的贴附位置。现在只有一个问题仍需回答,即疑问词是否属于轻读形式。下一小节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4.3.4 疑问词是轻读形式的韵律证据

古汉语中有很多证据证明疑问词属于韵律上的轻读形式。首先,如上所述,根据 NSP(复述如下),SOV 语的韵律重心在动词左边,而 SVO 语在动词右边:

(28) 普通重音原则(N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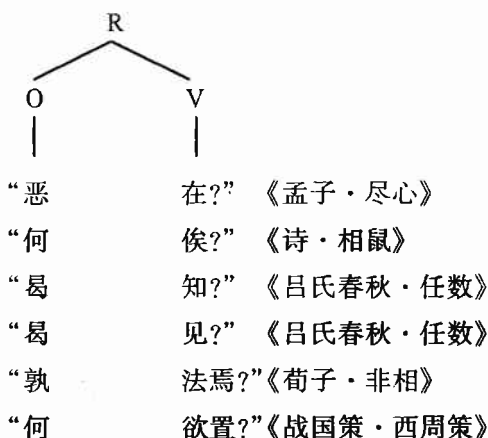
$$VP \rightarrow \{v, YP\}$$

如果该语言从 SOV 语转变为 SVO 语重建后的句子的韵律重心必然落在动词右边。既然早期上古汉语源于远古汉语的 SOV 语言,句中的韵律较重位置必然也会转移到动词右边。因此,如果句子以动词结尾,那么它必须承担韵律重心,同时疑问词必须处于韵律上较轻的位置。

其次,假如语言遵循右重的韵律原则,则句末的[wh V]成分必须

处于[轻重]关系之中。反之,如果[wh V]形式在动词左边确实属于韵律较轻成分的话,那么在SVO的新韵律要求下OV语序也可以存在。下面的例子表明出现在动词左边的疑问词的确是轻读成分。

(46)



这些例子说明在[wh V]结构中的疑问词往往是单音节形式,而动词可单可双(如最后一例的“助动词+动词”)。换言之,疑问词(或疑问短语)的音节形式不能长于动词[如下(47)所示]。这一事实说明这里的疑问词在韵律上轻于动词。因此,这符合SVO语言新的韵律要求,即重音必须落在句末。

这一假设可以通过分析下例得到印证:

(47) *宋何罪有?

(47)显示,古汉语中不存在[wh N]宾语(“何罪”)带单音节动词(“有”)这样的结构,除非(i)动词与其他成分组成如(48a)所示的[wh N Pro V]结构;或者(ii)如(48b)所示动词包含双音节短语。否则[wh N]必须出现在动词右边,形成如(48c)所示的[V[wh N]]句型。例如:

(48) a. [wh N Pro V]

宋何罪之有? 《墨子·公输》

b. [wh N Aux/Neg V]^⑧

何事能治?《国语·晋语一》

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

c. [V wh N]

有何旧怨?《国语晋语·韦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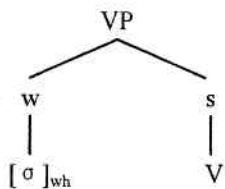
可见,早期文献中或以代词“之”填补韵律上的薄弱位置,抑或助动词与动词共现而形成双音节动词单位,再或将疑问成分置于动词右边(后汉以后)。韵律结构*[何罪有]的非法性表明较重的韵律形式绝不允许出现在动词左边。也就是说,出现在动词左边的都是韵律上较弱的成分。正因为上古汉语中只有单音疑问词可置于动词左边,因此它们都应当视为韵律较弱成分。

再次,如(48c)所示,在疑问词后置的早期阶段,(相比单音疑问词而言)较重的疑问宾语首先出现在动词后的位置上。正如魏培泉(1990)指出的那样,这种现象出现在汉代早期,如下(49)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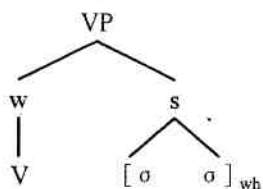
(49) 今欲返国,由何道也?《康僧会 152:6》

根据魏培泉(1990),先秦时期(公元前200年左右)“由”是动词,意为“跟随”、“走”、“去”,尤指“道路上的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何由”就是“走哪条路”,“由何道”从语义上来说是冗余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现在动词之后时,“何”要添加一个羡余成分组成“何道”?因为“何道”是双音节(韵律)较重形式,因此它最适合置于动词之后。双音节疑问短语出现在动词右边还说明上古汉语中的单音节疑问词是韵律上的较弱形式(上古汉语中所有的疑问词都是单音节形式)。因此,在[wh V]到[V wh]语序历史演变的初期,疑问词还不出现在动词右边韵律较重的位置上。据此,我们得到下列对比结构:

(50) a.



b.



动词右边的位置是韵律较重位置,而动词左边是较轻位置。单音节疑问词仍然留在动词左边,演变早期只允许双音节形式移到动词右边。

第四,关于上古汉语中“盍”为“何不”之合音已经达成共识。例如:

(51) 盍各言尔志?《论语·公冶长》

从语音上来说,疑问词“何”和否定词“不”在合音之前必须经历语音简化过程。显然,疑问词“何”以合音形式出现的事实有力支持了我们关于上古汉语中疑问词为韵律较弱成分的假设。

最后,汉末以后发展的“何物”等双音节疑问词也证明上古汉语的疑问词是韵律较轻形式(参看 4.4.3)。换言之,只有当语言的主要语序从[wh V]转变为[V wh]之后,才出现韵律上较重的疑问词。这也说明在语序从[wh V]转变为[V wh]以前,语言中没有韵律较强的疑问形式。

根据上述论证,可以得知上古汉语中所有的疑问词都是韵律较弱形式。倘若事实如此,疑问词与动词的贴附也就不足为奇了。

4.3.5 [wh V]结构的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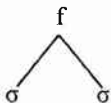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韵律分析可以得知,为什么在 SOV 到 SVO 的语序演变过程中[wh V]比[Neg Pro V]结构更稳定。我们已经看到,上古汉语疑问词都是单音节形式,汉代之前都没有韵律较重(双音节)的疑问形式。如(46)所示,上古汉语中疑问宾语与动词的合并往往导致双音节单位出现。程湘清(1982,1985),魏培泉(1990),Feng(1994)也指出,春秋末期(约公元前 500 年)双音节开始出现并发挥重要作用,汉代(公元前 206 年)双音节音步正式形成。据此,双音节的[wh V]组合在新的韵律系统下会被分析为一个典型的韵律词。例(21)为这一分析提供了证据,这里复述如(52):

(52) a. 何以知其然?《韩非子·备内 17》

b. (汝)何为为我擒?《史记·淮阴侯列传》

“何以”、“何为”最初都是(通过焦点移位)由两个词组成的短语,但在(52)中(通过习语化,参看 Feng1995)它们被用作双音节单位^⑩。如果说单音节疑问形式是韵律较轻成分,而如(53)所示音步建立规则(FFR)的韵律要求使得[wh V]结构总是双音节单位充当,那么这些疑问词为了形成一个独立音步必然向动词贴附,进而导致韵律词^⑪的形成以及[wh V]复合结构的产生,如(21b)所示:

(53) 汉语中的音步构成规则(Foot Formation Rule,简称 FFR)



一个标准音步必须至少由两个音节组成。

假如[wh V]被重新分析为韵律词,那么新的韵律形态系统就会保护这一结构的稳定性。这种分析也说明,只有当语言中新的韵律因素发挥了作用(即双音节疑问词),[wh V]向[V wh]的语序演变才会发生。我们将在4.4.3中论及这一点。倘若事实如此,我们不但可以解释为什么[wh V]结构比[Neg-Pro V]结构更稳定,而且还可以预测[wh V]向[V wh]的语序演变是出于韵律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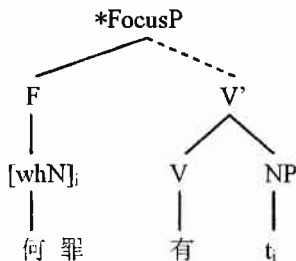
4.4 事实推论及理论启示

除上面提到的韵律分析之外,我们还发现其他与韵律有关的句法现象。如下所述,这样的理论不但可以解释[wh V]到[V wh]的语序演变,而且可以说明一些相关的其他句法现象。

4.4.1 *[[wh N] V]的非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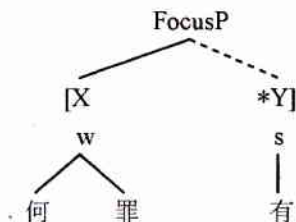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理论,(47)中的*[[wh N] V]结构的非法性在于不合韵律结构。然而如(39)所示,我们会问为什么双音节疑问短语不能处于焦点位置。也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贴附的*[[wh N] V]结构是非法的?

(54)



如 4.3.2 所示,疑问形式不携带重音,疑问焦点重音必须落在动词上。据此,下列结构中的单音节词“有”的韵律分量较轻而无法实现疑问焦点的凸显,因此(47)中的结构无法存在(无关节点从略):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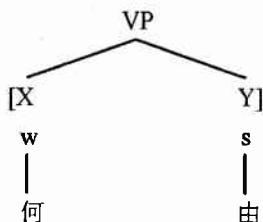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在 $[X Y]_{vp}$ 的重音范围内,X 包含一个分枝节点而 Y 只包含一个非分枝节点。据 Zec & Inkelas(1990:373),分枝结构属于韵律较重成分,因此 X 必定重于 Y,结果即 Y 无法实现句末重音。

为什么重音不能从 Y 节点移到 X 上呢? 原因在于 SOV 到 SVO 的语序演变要求重音必须落在句末。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远古汉语 SOV 和上古汉语 SVO 两种语序下中心语和补述语、中心语和附加语两种句法结构,其变化主要就在于 OV 向 VO 的转变。远古汉语 $[S \text{ Adv } O (\text{Adv}) V]$ 和上古汉语 $[S \text{ Adv } V O]$ 中主语和副词的位置都是一致的,因此,OV 结构(如 $[wh V]$)在早期上古汉语中必须合乎新的韵律要求,因为左重的 $[O V]$ 结构是 SOV 语言的典型韵律系统。所以,SVO 语中的 $[O V]$ 结构是基础生成还是派生并不重要:SVO 语根本不允许左重型的 $[O V]$ 语序。这也许就是古代汉语以及现代汉语中严格限制 VO 和 OV 结构必须右重的原因所在。

据上所述,“何由”一定是合法形式。因为“何由”在最后的(V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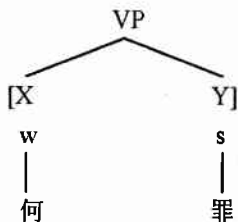
结构)短语中形成一个独立音步,句末重音可以指派给右端成分“由”,如(56)所示: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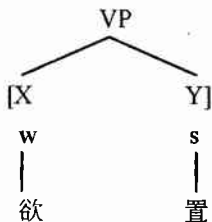
(57)中的“有何罪”也是合法的,因为“何罪”是最后一个(名词)短语,这两个词形成一个独立音步且重音落在最右端的成分上,由此满足了(28)中提及的核心重音原则:

(57)



同理,(46)中最后一例“何欲置”也是合法的,因为句末重音落在由助动词“欲”和动词“置”组成的双音节音步的最后一个成分上,如(58)所示:

(58)



根据语境,韵律上较轻的疑问词“何”既可以贴附在动词性音步之上组成一个三音节的超音步“何欲置”,也可以向前贴附。所有上述例子表明,只要最后一个音步(动词中心语)是右重的,句子就是合法的。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48b)中的“何事能治”和“何城不克”一定也是合法的,因为[Aux V]和[Neg V]都如同(58)中的“欲置”一样分别形成了音步,而且双音节短语“何事”、“何城”形成了独立音步。如上所示,这几例都是合法的,与我们的推论完全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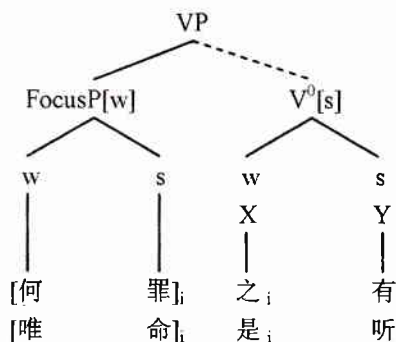
4.4.2 [wh N Pro V]和[wei N Pro V]结构

接下来我们讨论为什么(43)、(45)中的结构是合法的,这里重述为(59a-b)。

- (59) a. 将惟命是听。《左传·昭公十二年》
 b. 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

因为代词与动词贴附,“之有”、“是听”分别形成句末的贴附性动词复合结构,且“何罪”、“惟命”分别与代词“之”、“是”同指,因此句子合法。可见,“之有”、“是听”分别在一个音步里满足了重音的实现。结果如(60)所示:

(60)



因为重音可以在动词上得以实现(“之有”中的“有”和“是听”中的“听”),这两种结构都是合法的。

根据上述理论,(60)中的代词“之”是一个音步填充成分,用以使句末重音落在动词之上。因此,如果动词由一个双音节单位组成,就没有必要使用“之”。然而,我们发现了“之”与双音节动词共现的例子,如(61)所示:^④

- (61) a. 何俗之不可变?《战国策·赵策》
 b. 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61a)中,否定词、助动词与动词邻接,形成三音节音步;(61b)中,助动词与主要动词组成双音节音步,然而“之”仍然存在。这两例中“之”的作用是什么?本文认为,尽管所有的[wh N Pro… V]句型都存在双音贴附现象,但“之”在[wh N Pro V]和[wh N Pro Neg/Aux V]两种结构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wh N Pro V]结构中,“之”作为音步凑足者,其首要职责是填充韵律较弱位置(如[___ V])以帮助动词实现重音。这就是[wh N Pro V]结构中“之”和“是”必须存在的原因,如(55)、(60)中的对比例证所示。而在[wh N 之 Neg/Aux V]结构中,[___ V]的位置由其他成分填充,因此“之”只发挥停顿填充的作用^②。这是因为(61)中的疑问短语因否定词和助动词而被迫置于VP之外,而且疑问短语和VP之间可以有停顿。众所周知,汉语中VP和其左边成分之间可以有停顿。因此,在[wh N]_{NP}和[Neg Aux V]_{VP}之间,“之”发挥填充词的作用。又因为不同句法环境、不同语速下的停顿既可以被填充又可以空缺,所以如果“之”在[wh Neg/Aux V]结构中具有可选择性,那么这一分析就可以得到证明。正如我们将在(61)和(48b)的对比中所见,上古汉语中的语言事实的确如此,如(62)所示:

- (62) a. 何事[___]能治?《国语·晋语一》
 b. 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一年》

根据代词“之”作为音步填充词和停顿填充词两种不同的韵律功能,上述理论从句法上预测了“之”在不同句法环境下的必要性和选择性用法。

正如我们找不到*[[何罪]有]这种结构一样,*[[惟命]听]也是非法的。对这两个结构非法性的预测将进一步证明上述分析的正确性。^③请注意,无论句法上还是语义上,如果“何有”是合法的,“何罪有”就没有理由不合法。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是韵律结构。

4.4.3 双音节疑问词的发展

由上可知,双音节疑问词不能出现在动词左边,而且光杆动词出现在双音节疑问短语左边属于非法的韵律结构。也就是说,双音节形式只能出现在下述三种结构中:

- (63) i. [wh N Pro V]
 ii. [wh N Neg/Aux V]
 iii. [V wh N]

然而随着语序由 SOV 演变为 SVO,以及重音从动词左边转移到动词右边,双音节疑问短语也倾向于出现在动词右边,例如:

- (64) 有何旧怨?《国语晋语·韦昭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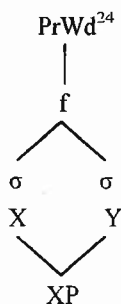
正如魏培泉(1990)指出的那样,直到汉代单音节疑问词仍然保留在动词之前,当疑问宾语开始出现在动词之后时,双音节疑问形式便大量出现。这一点可以从(49)中看到,这里重述如(65):

- (65) 今欲返国,由何道也?《唐僧会 152:6》

该例表明,当单音节疑问词(“何”)出现在动词右边时,为了增强单音节较轻形式的韵律重量,必须使用一个语义冗余成分(“道”),这进一步说明,在[wh V]结构向[V wh]转变的过程中,新的重音位置要求较重形式。据此分析,我们提出[wh V]结构向[V wh]的转变是处于动词后要求较重疑问形式即双音节形式的促发。

那么像[wh N]这样的双音节形式是如何促发[wh V]演变为[V wh]的?根据Feng(1994b)提出的韵律构词规则,这里重述为(66),以及关于韵律词的概念[McCarthy and Prince(1993),Feng(1995)],我们认为,如果下列结构中的每个节点(X和Y)都只包含一个音节,那么(66)形成一个韵律词。

(66) 韵律构词规则 [Feng (1994)]



当韵律词在语言中被反复使用, X 和 Y 这两个成分将固化并形成一个固化韵律词, 进而很容易词汇化 (lexicalization) 为一个复合词。如 (66) 所示, 一旦 (53) 中的音步建立规则完全形成, 那么, 汉代的双音节 [wh N] 短语就自动被重新分析为韵律词, 然后固化甚至进一步词汇化。

因为双音节疑问短语属于韵律较重成分, 因此它们在 SVO 韵律系统中倾向于出现在动词之后, 这就意味着双音节疑问短语在动词之后演变为双音节疑问词。^⑥ 如果动词后词汇化为疑问复合词的双音节疑问习语 (如“何物”) 越来越多, 那么就会出现与旧规则相互竞争的新规则 (亦即单音节疑问词移位到动词左边, 双音节疑问词留在动词之后)。换言之, 当双音节疑问短语在动词右边实现为韵律词且词化为复合词, 前置疑问词的旧规则就与新规则相互冲突。这是因为 (i) 双音节疑问词在新的韵律结构中得以强化 (即双音化要求固化疑问词以及复合词的出现); (ii) SVO 在当时属于新语序, 新旧规则之间的冲突最终以新系统下的新规则取代旧规则而告终。

简言之, 汉语韵律结构要求动词之后出现双音节疑问形式, 音步建立规则将这些双音节形式重新分析为韵律词, 此时关于疑问宾语的新规则得以建立并且最终取代了旧的移位规则。双音节疑问词来源于双音节疑问短语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分析的正确性, 而且这种发展仅见于汉代, 也就是双音节音步建立规则的形成时期 [Feng (1994)]。

正如吕叔湘 (1985) 所述, 双音节形式“何物”源于 [wh N] 短语, 意

思是“什么东西”；而魏晋时期(公元 237 年)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使用,指“什么”。如(67)所示:

- (67) a. 是卿何物? (《世说新语·言语》)
 b. 所牧何物? (《世说新语·轻诋》)

其他双音节疑问词同样可见于魏晋及其后的文献,如(68)所示[参看吕叔湘(1985),魏培泉(1990)]:

| (68) a. 古代汉语 | 魏晋时期 |
|--------------|---------|
| 500B. C | 200A. D |
| 谁 | 阿谁 |
| 何 | 何等 |
| 那 | 那里 |
| 何 | 何以 |

- b. 一旦缓急语阿谁? (《晋书 114·苻坚载记》)
 c. 余生何等来? (王羲之《友君书记》)

这些例子表明汉代出现了双音节音步规则促发的新型疑问词。就语义而言,这些双音节疑问词与对应的单音疑问词完全一致。事实是,双音节音步正式形成于汉代,而[wh V]向[V wh]的语序演变也始于这一时期,这些演变顺序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随着演变的推进,单音节疑问词可以在动词之后自由出现(正如现代汉语中一样承担词汇重音),而动词后可出现单音节疑问形式的事实证明[wh V]向[V wh]的语序演变已经完成。因此,[wh V]向[V wh]的语序演变应当是古代汉语语序演变进程结束的典型标志。

5. 结 语

文章首先提出上古汉语的[Neg Pro V]结构与[Wh V]结构有着句

法上的本质区别;其次,代词宾语的贴附移位以及疑问宾语的焦点移位证明远古汉语是 SOV 语言。在语序由 SOV 向 SVO 演变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诸如[Wh V]、[Neg Pro V]以及其他 OV 形式等早期结构的残留成分。^②

如果语序已经由 SOV 转变为 SVO,那么根据 NSP,普通重音也应当由动词之前转为动词之后,亦即句法演变促发重音转换,因此韵律取决于句法。然而,一旦韵律结构已经建立,它便会制约句法。因此,(i) SOV 现象的保留以及(ii)它们的消失次序(亦即(i)名词短语首先后置,其次是代词宾语,否定句中的代词最后变化;(ii)直到汉代才出现[wh V]向[V wh]的演变都是由韵律控制的。由双音节疑问词的出现而引发的[wh V]向[V wh]的语序演变更清楚地说明了韵律制约句法的历史演变。

根据上述分析还可以得知,具有某种焦点语用功能的结构可能并不直接受语序演变的影响。这也是古汉语中疑问词和代词同为韵律较轻成分,但[wh V]结构演变晚于[Pro V]结构的原因所在。事实上,一些焦点结构(如(43)[惟 N 是 V])保留了很长时间。然而,决定某一结构是变化还是保留的关键因素在于韵律。果真如此的话,本文的研究便为我们观察语言中典型语序与异常语序的共现提供了一个视角,而且也支持了 Adams(1987)关于韵律在解决语序演变方式问题中的重要作用的假设。可见,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恰当表述韵律结构以及它与句法交互作用的当代语法理论,这向句法无视韵律的传统句法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本文展示了韵律如何与句法双向交互作用:句法决定韵律(重音转换),而韵律制约句法(wh-V 向 V-wh 的演变)。最后,大量事实证明历时研究可以为语法理论提供独特视角。

注释

- ① 语言中的中心语方向参数(the head directional parameter)可以在不同范畴层面上设定。譬如英语采用中心语前置的补述语规则(head-initial complement rule)和中心语后置的特定规则(head-final specified rule)(参黄正德 1992)。
- ② 第一个人称代词“印”不是句子的主语,因为上古汉语中主语从不出现在否定词

“不”之后。

- ③ 尽管吾(写作“鱼”)在甲骨文(公元前14世纪到前11世纪的兽骨文字)中是严格的主语代词,但在上古汉语中可以用作主格、所有格或宾格,[参看杨伯峻、何乐士(1992:94)]。
- ④ Lightfoot的定义是:如果两个成分共享所有的最大投射,则二者构成管辖关系(government relation)。形式化定义如下(1991,27):

a(X^0 , 或者核心)支配 b, 如果:

(i) 支配(dominate) a 的所有最大投射同时支配 b,

(ii) a 或者为支配 b 的所有最大投射所支配, 或者为支配 b 的最大投射的所有最大投射所支配。

- ⑤ 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古汉语中的“未始”只以固定形式出现。在此,尽管“未尝”没有固化,本文仍将“未尝”和“未始”都看作一种复杂中心语:

未之尝言。《庄子·徐无鬼》

“未尝”与“未始”的区别在于,副词“始”和否定词“未”的重新分析是强制性的,而“尝”是选择性的。这就可以解释(10)(类型四)以及上述(i)中“尝”和“始”的不同句法表现。问题是为什么“尝”与否定词的重新分析是可选择的而不是强制的,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 ⑥ 可能[Neg + Adv]复杂词是由一条更为普遍的原则促成而成,即否定词必须与一个词项成分(X^0 element)相结合[如黄正德(1988)提出的P原则]。如果是这样的话,[Neg + Adv]复杂词可能不仅仅是由“尝”等副词促成而成,也有可能是其他直接后附成分作用形成更具普遍性的[Neg + X^0]复杂词,如助动词构成的[Neg + Aux]等。如下例:

(i) 天下莫敢之危。《吕氏春秋·分职》

否定词与助动词邻接,代词宾语出现在助动词和主要动词之间。我认为这是P原则所能预测的例型,因此上面例子的分析是:助动词与否定词合并构成复杂中心语,然后代词宾语贴附在[Neg Aux]这个复杂结构上。古汉语中的助动词如“遑”、“忍”与否定词的固定搭配用法为这一分析提供了证据。例如:

(ii) 不忍见其死。《孟子·梁惠王上》

(iii) 不遑启处。《国语·晋语四》

现代汉语中源于[Neg + Aux]复合结构的合音形式为否定词和助动词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更多的证据:

(iv) 不要 = 别 不用 = 甬

- ⑦ 感谢匿名审稿人指出,特殊疑问词和动词不可分割的说法存在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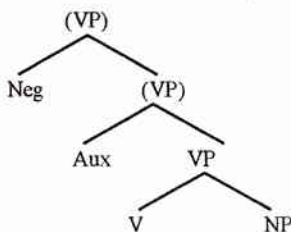
(i) 且谁不食?《韩非子·说林上》

(ii) 有谁敢言?《左·成3》

(i)中[wh V]被否定成分隔开,(ii)中被助动词分开。然而,正如我们将在3.3中看到的那样,[wh V]结构在现代汉语中完全消失,而[wh Neg V]、[wh Aux V]结构依然存在。这表明[wh V]和[wh Neg/Aux V]是两种不同的结构。倘若如此,(i)和(ii)中的例子就不能认为是[wh V]不可分割的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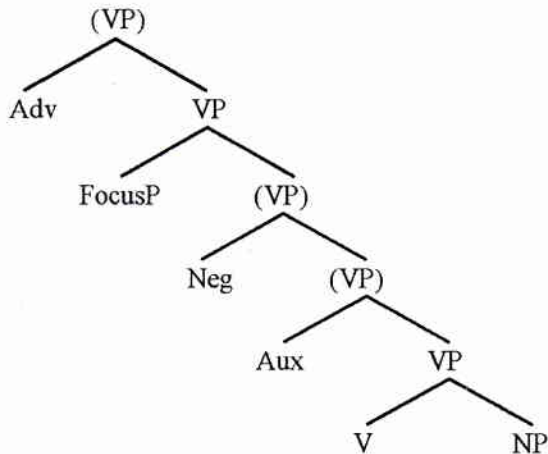
- ⑧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汉语中的[wh V]复合词在古汉语中也是复合词。相反,它们是被重新分析为韵律词的双音节短语(参照下说)。作为一个韵律词,“何以”(《韩非子》)和“以何”(《史记》)都是合法的,正如《韩非子》中也存在“图书”和“书图”一样。然而,只有“何以”(“为什么”)后来固化为复合词,“图书”也是如此。
- ⑨ 这一点与我的早期观点有所不同(冯胜利1994)。
- ⑩ 古汉语中,“爱”和“谓”均属灰部字。
- ⑪ 徐杰、李英哲(1993)也指出古汉语[wh V]结构是一种焦点式移位。这里我采用该文的基本假设并在下文中加以详细分析。
- ⑫ 我们暂时假定古汉语VP的基本结构如下(或是树形嫁接语法(Tree Adjoining Grammar)中的初始树形图,参考Kroch 1989):

(i)



加括号的节点是可选择的,与顶端VP连接的任何范畴都可以看作是处于VP外围的修饰语。因为焦点移位是VP基本结构中宾语的移位,因此与其他附加成分(如副词)相比,FocusP具有与VP外围连接的优先权。因此我们得到:

(ii)



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样, (ii) 将会生成所有合法的句子。

⑬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这些例子。

⑭ 当疑问宾语被用作非限定性代词[参看赵元任(1968:652-657)], 它们不承担重音。例如[引自Chao(1968)]:

(i) 咱们走错了路, 得问问谁才行。

(ii) 我想吃点儿什么。

⑮ 注意, 早期材料中的这类句子极其普遍, 随后越来越少但今天依然存在。

⑯ 例如:

Lo_i lei' el preiodico,
it read. I. pst the newspaper
'I read the newspaper.'

⑰ 若没有轻读形式“之”, “何罪”将与动词邻接, 那样就会违反[__ V]结构的轻读要求而生成非法的韵律结构, 如4.4.1所示。

⑱ 感谢匿名审稿人提供这类例子。

⑲ 双音节形式既可以是词, 也可以是习语, 但无论如何分析都不会影响本文的结论。然而, 我们有必要指出固化与词化的不同: 词汇化短语必须严格遵守词汇完整性假设, 但固化短语没有这种要求。

⑳ 在最新的韵律构词理论[参McCarthy和Prince(1993)及其参考文献]中, 任何一个韵律词(PrWd)都必须至少包含一个音步。根据音步二分枝原则, 每个音步必须是双韵素或双音节。根据[Chen(1979), Shih(1986), Feng(1994)]汉语以音节为基本单位的假设, 汉语中的韵律词必须包含至少两个音节。因此, 如Feng(1994)所述, 如果汉代开始形成双音节音步, 则古汉语中的双音节组合在韵律构词系统中很容易被分析为韵律词。

㉑ 感谢匿名评审人指出这一问题。

㉒ “之”充当停顿填充词的其他例子如下所示:

(i) 子曰:“吾斯之未能信。”《论语·公冶长》

代词“斯”是话题化的宾语, “之”是VP和话题化宾语“斯”之间的停顿填充词。有关古汉语话题和述题之间的语法停顿, 请参Feng(1993)。

㉓ 需要注意的是, 古汉语中存在“何罪之有”、“唯命是听”这样的平行性合法结构。然而, 我们找不到“何有”、“命听”这样的平行性合法结构。这是因为疑问词是韵律较轻形式, 名词短语却不是。因此, 焦点移位后只有疑问词可以贴附到动词之上, 形成[wh V]结构。

㉔ (53)所示的双音节音步的建立促发了语言中双音节短语的形成, 而双音节短语又会如(66)所示被分析为韵律词, 进而形成固化的韵律词, 甚至最终词化为复

合词。

- ㉕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双音节疑问词都是由动词之后的位置发展而来的。
- ㉖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 促发参数设置演变(如 SOV 向 SVO 的演变)的因素是什么?(2) 上古汉语中的疑问宾语何时被重新分析为移位的结果? 这些问题需要另文讨论,这里暂不赘述。

参 考 文 献

- 程湘清 1982 先秦双音词研究,程湘清主编《先秦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
- 程湘清 1985 论衡复音词研究,程湘清主编《两汉汉语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
- 丁声树 1993 释否定词“弗”、“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国科学院,台北,967-996页。
- 冯胜利 1994 论上古汉语的重音转移与宾语后置,《语言研究》第1期,79-93页。
- 何乐士 1988 左传中的“何”字,张之强 许嘉璐主编《古汉语论集》第二辑,湖南教育出版社,长沙。
- 洪成玉,廖祖桂 1980 句末的“为”应该是语气词,《中国语文》第5期。
- 吕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上海。
- 马建忠 1898 《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北京。
- 裘锡圭 1979 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第6期,437-442页。
- 史存直 1986 汉语语法史纲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
- 王力 1980 《汉语史稿》,中华书局,北京。
- 魏培泉 1990 汉魏六朝指代词研究,台湾大学博士论文。
- 徐福汀 1980 “何以……为”试析,《中国语文》第5期,386-387页。
- 徐杰、李英哲 1993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第2期,81-92页。
- 杨伯峻、何乐士 1992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语文出版社,北京。
- 俞敏 1989 1981 倒句探源,《俞敏语言学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

- 版社, 哈尔滨。288 - 294; 始刊于《语言研究》1981 年第 1 期。
- 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
- Adams Kendon (1987) Simultaneous Speaking and Signing in Warlpiri Sign Language Users, *Multilingua*, 6:25 - 68.
- Aoun, Joseph (1985)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Anaphoric Relations*, MIT Press, Cambridge.
- Aoun, Joseph and David W. Lightfoot (1984) "Government and Contraction," *Linguistic Inquiry* 15, 465 - 473.
- Chao, Yuen-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Chen, Matthew Y. (1979) "Metrical Structur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oetry," *Linguistics Inquiry* 10, 371 - 420.
- Chou, Fa-kao (1962) *A Historical Grammar of Ancient Chinese, Part II: Morpholog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Special Publications No. 39, Taipei.
- Cinque, Guglielmo (1993) "A Null Theory of Phrase and Compound Stress," *Linguistic Inquiry* 24, 239 - 297.
- Dobson, W. A. C. H. (1959) *Late Archaic Chinese*,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 Duanmu, San (1991) *A Formal Study of Syllable, Tone, Stress and Domain in Chinese Languages*, PhD Dissertation, MIT.
- Feng, Shengli (1993) "The Copula in Classical Chinese Declarative Sentenc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77 - 311.
- Feng, Shengli (1994) "Prosodic Structure and Compound Words in Classical Chinese," to appear in J. Packard (ed.), *Word Formation in Chinese*. Mouton de Gruyter, Berlin.
- Feng, Shengli (1995) *Prosodic Structure and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Huang, S. - F. (1978) "Historical Change of Prepositions and Emergence of SOV Order,"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 212

-242.

- Huang, C. - 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PhD Dissertation, MIT.
- Huang, C. - T. James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53 - 78.
- Huang, C. - T. James (1988) "'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Language* 64, 274 - 311.
- Huang, C. - T. James (1992) "More on Mandarin Word Order and The X'-Theory," inv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 Kennedy, George A (1940) "A Study of the Particle y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60, 193 - 207.
- Kroch, Anthony (1989) "Asymmetries in Long Distance Extraction in a TAG Grammar," in M. Baltin and A. Kroch (eds.),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Phrase Struc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Ladd, D. Robert, Jr. (1980) *The Structure of Intonational Mean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4) "An Explanation of Word Order Change SVO > SOV," *Foundation of Language* 12, 201 - 214.
- Li, Yen-Hui, Audrey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 Liberman, Mark and Alan Prince (1977)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s Inquiry* 8, 249 - 336.
- Light, Timothy (1979) "Word Order and Word Order Change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 149 - 179.
- Lightfoot, David (1991) *How to Set Parameters: Arguments from Language Change*, MIT Press, Cambridge.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1) "Prosodic Minimality," lecture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on the Organization of Phonology, University of

-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 McCarthy, John and Alan Prince (1993) *Prosodic Morphology I*, m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nd Rutgers University.
- Mei, Kuang (1979) "Is Modern Chinese Really a SOV Language?", in T. Tang, F. Tsao, and I. Li (eds.), *Papers from the 1979 Asian and Pacific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Teaching*, Student Books Co., Taipei, pp. 273 - 497.
- Rochemont, Michael (1986) *Focus in Generative Grammar*,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Shih, Chi-lin (1986) *The Prosodic Domain of Tone Sandhi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 Sun, Chao-Fen and Talmy Givon (1985) "On the So-Called SOV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Quantified Tex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s," *Language* 61, 329 - 351.
- Tai, H.-Y. James (1973) "Chinese as a SOV language," in *Papers from the Ninth Regional Meeting*,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Chicago, Illinois, pp. 659 - 671.
- Travis, Lisa (1984) *Parameters and Effects of Word Order Variation*, PhD Dissertation, MIT.
- Zec, Draga and Sharon Inkelas (1990)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Syntax," in S. Inkelas and D. Zec (eds.) *The Phonology-Syntax Connec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p. 365 - 378.